

## 共性與差異：粵方言名詞短語研究\*

張慶文<sup>1</sup>·鄧思穎<sup>2</sup>廣東外語外貿大學<sup>1</sup>  
香港中文大學<sup>2</sup>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5(5) 733–760  
© The Author(s) 2014  
Reprints and permissions:  
sagepub.co.uk/journalsPermissions.nav  
DOI: 10.1177/1606822X14528643  
lin.sagepub.com

本文對粵語四種方言中的名詞短語進行了調查，調查的方言包括香港粵語（廣府片）、廉江話（高陽片）、開建話（勾漏片）及賀州本地話（勾漏片）。研究的重點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 名詞短語內部的各種功能性成分的形式和分布，包括通用量詞、集體標記、複數量詞和定語助詞；(2) 名詞短語有定性的表達；(3) 定語助詞的隱現及其性質。研究發現，這四種粵方言的名詞短語在上述方面雖表現大致相同，但在許多地方還表現出差異，包括開建話和賀州本地話名詞短語中複雜的功能性成分、廉江話有定名詞短語的表現形式以及開建話的定語助詞等。

關鍵詞：名詞短語，有定性，量名短語，定語助詞

## 1. 引言

在漢語各大方言中，粵語雖然是研究得最為深入的一個方言，不過，粵語研究的重點一直以來主要集中在廣府片粵語（廣府話）上，特別是廣州粵語和香港粵語。由於粵語內部的語法表現並不一致，因此，廣府話的主要語法特徵並不能涵蓋粵語各個方言片區。本研究以粵語四種方言（以下簡稱粵方言）為研究對象，即香港粵語、廣東開建話（以下簡稱開建話）、廣西賀州本地話（以下簡稱賀州本地話）和廣東廉江話（以下簡稱廉江話），試圖以這四種方言的名詞短語為切入點，通過對這四種粵方言名詞短語的調查，對它們的語法表現進行梳理歸類，使我們對粵語各方言名詞短語內部所表現出來的共性和差異有一個初步的認識。

本文研究的香港粵語、開建話、賀州本地話和廉江話分別屬於粵語的廣府片（香港粵語）、勾漏片（開建話、賀州本地話）和高陽片（廉江話），其中香港粵語是指流行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粵語，開建話主要流行於廣東省西北的封開縣的北部地方，賀州本地話通行於

\* 本研究得到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 (General Research Fund) 項目「漢語方言有定性的對比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Definiteness in Chinese Dialects) (編號: CUHK 5476/06H)、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英漢量化現象對比研究」(專案編號 10JJD740010) 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項目「漢藏語名詞性結構對比研究」(專案編號 13YJC740054) 的支持，特此感謝！本文香港粵語語料由第二作者提供，對為本研究提供語料的其他諸位同仁（按拼音順序）：陳小燕（廣西賀州本地話）、侯興泉（廣東封開開建話）、林華勇（廣東廉江話），我們在此一併感謝！本文曾在第十一屆粵語研討會上宣讀（香港：香港教育學院，2011 年 12 月），感謝與會學者的意見和建議。匿名審稿人對本文也提出了非常寶貴的意見，我們深表感激！

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北部的賀州市（原賀縣）八步區，而廉江話指的則是廣東省西南部雷州半島以北屬湛江管轄的廉江市區的粵語方言。對這四種粵方言名詞短語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個方面：(1) 名詞短語內部的各種功能性成分的形式和分布，包括通用量詞、集體標記、複數量詞和定語助詞；(2) 名詞短語有定性 (definiteness) 的表達；(3) 定語助詞的隱現及其性質。

## 2. 粵方言名詞短語內部的功能性成分

一般來說，與名詞性短語相關的功能性成分包括冠詞、指示代詞、量詞、定語助詞、複數標記等，本文討論的功能性成分只涉及通用量詞、複數標記、複數量詞、和定語助詞。

### 2.1 粵方言的通用量詞

按照 Chierchia (1998) 等的看法，漢語的名詞從本質上來說都是不可數名詞，因此，當名詞進入句子層面充當論元時，需要量詞對其進行切分 (individuation)，使其成為可數名詞 (Borer 2005 等)。因此，漢語的名詞性成分在充當論元時通常會與量詞一起出現，例如：「一輛自行車」、「一把椅子」、「一張桌子」等，除了「輛」、「把」、「張」等這些與特定名詞搭配的量詞之外，在漢語中通常還會有一個或幾個量詞適用範圍較廣，可以與許多名詞搭配構成（數）量名短語，例如：普通話的「個」便可以與「自行車」、「椅子」、「桌子」等一起使用，形成「一個自行車」、「一個椅子」、「一個桌子」等短語，這樣的量詞通常被看作是「通用量詞」(general classifier)。

下面我們將對這四種粵方言的通用量詞逐一進行考察。

與普通話一樣，香港粵語的通用量詞也是「個」，「個」在與名詞搭配時，不會對名詞的語義特徵有特別要求，可以與所有的可數名詞共現，例如：「一個人、一個橙」等。與香港粵語類似，廉江話的通用量詞也只有「隻」一個形式，「隻」對名詞的語義特徵也沒有特別要求，因此，不論是有生命還是無生命的名詞都可以與通用量詞「隻」結合，例如：「一隻人、一隻橙」等。

相對其他三種方言來說，開建話的通用量詞形式最為複雜，量詞對與其匹配的名詞有 [±HUMAN] 和 [±ANIMATE] 的語義要求。具體來說，對具有 [+HUMAN] 特徵的表人的名詞，開建話使用通用量詞「人」，比如：「一人學生、兩人學生、一人人」；對有生命的非人類生物，一般使用通用量詞「頭」，例如：「一頭魚、一頭雞」等；對於沒有生命的物體，開建話使用通用量詞「nom<sup>44</sup>」，例如：「一 nom<sup>44</sup> 杯、一 nom<sup>44</sup> 蘋果」等。

賀州本地話與開建話類似，對與其匹配的名詞也有語義上的要求，不過賀州本地話的通用量詞對名詞的語義要求相對簡單一些，它只是從生命度的角度來區分名詞是有生命還是無生命，對名詞是否具有 [+HUMAN] 特徵沒有具體要求。對於具有生命性 [+ANIMATE] 語義

特徵的名詞，賀州本地話使用通用量詞「頭」與之匹配，例如：「一頭學生、一頭魚」，而不具備生命性特徵 [-ANIMATE] 的名詞，則採用「 $\text{naŋ}^{52}$ 」與之搭配，例如：「一  $\text{naŋ}^{52}$  杯、一  $\text{naŋ}^{52}$  蘋果」等。

香港粵語、廉江話、開建話和賀州本地話的通用量詞可參見下表：

〈表 1〉香港粵語、廉江話、開建話和賀州本地話的通用量詞

方言	通用量詞	名詞語義特徵	例子
香港粵語	個	[±ANIMATE, ±HUMAN]	一個人、一個橙
廉江話	隻	[±ANIMATE, ±HUMAN]	一隻人、一隻橙
開建話	人	[+ANIMATE, +HUMAN]	一人學生
	頭	[+ANIMATE, -HUMAN]	一頭魚
	$\text{ndm}^{44}$	[-ANIMATE, -HUMAN]	一 $\text{ndm}^{44}$ 杯
賀州本地話	頭	[+ANIMATE, ±HUMAN]	一頭學生、一頭魚
	$\text{naŋ}^{52}$	[-ANIMATE, -HUMAN]	一 $\text{naŋ}^{52}$ 杯

從以上觀察可以看出，四種粵語方言的通用量詞的數量和表現形式完全不同。香港粵語和廉江話的通用量詞形式比較簡單，只有一個通用量詞，而開建話和賀州本地話則相對複雜，根據名詞的不同語義特徵會有不同的通用量詞。

## 2.2 粵方言的集體標記

漢語與形態豐富的屈折語言不同，沒有性、數、格的形態變化，但普通話在表示名詞複數意義時，有時會使用與英語的複數詞綴 “-s” 類似的語素「們」，不過，「們」並不像英語的複數詞綴 “-s” 那樣能產，通常「們」只附著在人稱代詞、專有名詞或指人的普通名詞之後，其他不具備 [+HUMAN] 特徵的名詞都不能與「們」搭配（Chao 1968；Li & Thompson 1981；呂叔湘 1980；朱德熙 1982 等），上述學者都將「們」看作複數標記 (plural marker)。<sup>1</sup> 不過 Li (1999) 和 Huang, Li & Li (2009) 認為，「們」與英語的 “-s” 表現並不一致，當「們」附著於指人的普通名詞之後時，如「學生、老師」等，表達的是複數意義，但當「們」附著於人稱代詞「我、你、他」等之後時，表達的卻是以人稱代詞為參照的群體意義。

<sup>1</sup> 英語的複數詞綴 “-s” 一般附著於普通名詞之後表示包含一個以上成員的複數意義，通常集合中的成員具有相同的性質或身分，例如，*books* 表示這個集合中的每個成員都是 *book*，而 *students* 這個集合中的每個成員都是 *student*，而普通話中的詞綴「-們」如果附著在人稱代詞之後時，代表的只是以人稱代詞為主的一個群體，例如，「我們」指的是以「我」為主的一群人，而非集合中的每個成員都是「我」，我們將此意義稱作群體意義。前一種詞綴在本節被看作複數標記，後一種詞綴被看作群體標記。

(collective interpretation)，當「們」附著於表人的專有名詞之後時，如「張三、李四」等，「們」既可以表達複數意義，即姓名全部為「張三、李四」或全部具有「張三、李四」特徵的一群人，同時也可以表達群體意義，即以「張三、李四」為主的一群人 (Huang, Li & Li 2009:306–311)。<sup>2</sup>由於本文關注的並非「們」的句法地位，因此，姑且按照 Li (1999) 等的說法，將出現在指人的普通名詞後、表示複數意義的「們」看作複數標記，而出現在人稱代詞之後、表示群體意義的「們」當作集體標記。

調查發現在這四種粵方言中，都有與普通話「們」類似的表示群體意義的語素。與普通話的「們」不同的是，粵方言中的這些語素在語法上表現出了一致性。具體來說，在這四種方言中，這些語素只能附著在人稱代詞之後，而不能出現在其他名詞性成分後面，它們表達的都是以人稱代詞作為參照的群體意義，因此，我們參考對普通話「們」的分類，把這類語素分析為詞綴，看作集體標記。

香港粵語和廉江話的集體標記不論在形式上還是用法上都完全一致，採用的都是詞綴「咗」，附加於人稱代詞之後，比如：「我咗」（我們）、「你咗」（你們）、「佢咗」（他們），普通名詞不論是否具有 [+HUMAN] 特徵都無法帶詞綴「咗」，例如：「\*學生咗、\*狗咗、\*書咗」。

賀州本地話用詞綴「拉」作為它的集體標記，在用法上與香港粵語和廉江話一樣，都是附著在人稱代詞之後表示群體意義，例如：「我拉、你拉、佢拉」，普通名詞同樣無法附帶詞綴「拉」表示複數意義，例如：「\*學生拉、\*狗拉、\*書拉」。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拉」在賀州本地話中表達的意義都與複數或群體意義有關，在下文的討論中我們還會看到了除了在人稱代詞之後表達群體意義，「拉」還可以出現在普通名詞之前充當複數量詞。

開建話表示群體意義的集體標記為「人」，與其他三種方言的集體標記相同，開建話的「人」也是附著在人稱代詞之後，例如：「我人／儂人、你人、佢人」，普通名詞後面不能出現集體標記「人」，比如：「\*學生人、\*同學人」。需要注意的是，開建話的「人」既可以作名詞用來指人，同時還可以用作集體標記，兩者的區別在於「人」的調值不同，當用作名詞時，「人」讀本調，其發音為 [ɲien<sup>24</sup>]，而用作集體標記時，「人」會發生變調，調值從 24 變為 44，其發音為 [ɲien<sup>24-44</sup>]。

另外，開建話在表示群體意義時，除了「人」之外，有時還會使用「呢人」來表示群體意義。與「人」一樣，「呢人」也是只能出現在人稱代詞之後，普通名詞後面不能用「呢人」，例如：「我呢人」（我們這些人）、「\*學生呢人」。至於開建話的「呢人」與「人」是否具有相同的句法地位，目前還沒有定論。不過根據發音人提供的資料，我們傾向於認為「呢人」並不是一個複合集體標記，而是由複數量詞「呢」和名詞「人」組成的量名短語。開建話中的複數量詞「呢」[nit<sup>55</sup>] 與香港粵語的複數量詞「啲」一樣，通常出現在名詞之前，與名詞一起構成一個有定的、表複數意義的量名短語，例如：「呢學生」（這些學

<sup>2</sup> 普通話的「們」可以附著在指人的普通名詞、專有名詞及人稱代詞之後表達複數或群體意義，不過，在我們調查的這四種粵方言中，當表示指人的專有名詞的複數或群體意義時，它們通常會採用「張三佢咗（張三他們）」的說法，所以，本文並未將這四種粵方言的專有名詞的複數或群體意義考慮在內。

生)、「呢書」(這些書)。根據調查,「呢人」中的「呢」必須與後續的「人」一起出現,因此,「\*我呢、\*儂呢」都是不合法的,相反如果中間的「呢」脫落變為「我(呢)人」、「儂(呢)人」則是合法的。另外,通過對「呢人」中「人」的讀音進行考察,「人」在「呢人」中只能讀本調 24,而不能變調為 44,因此,「人」在此處只能作名詞使用,排除了「人」作為集體標記的可能性。基於以上觀察,「呢人」應該是由複數量詞「呢」與名詞「人」組成的量名短語,類似於普通話的「這些N」短語。

關於開建話的集體標記,我們需要提及的一點是,開建話可以通過三種形式,即「我人」、「我呢人」、「儂呢人」,來表示第一人稱複數意義。這三種形式在語義上各有分工,其中「我人」是一種比較中性的說法,在使用時不會蘊含特別的語義,而「我呢人」和「儂呢人」在使用時,通常會有是否包含說話人在內的語義對立,具體來說,「儂呢人」的所指通常包含說話人,而「我呢人」在指稱時通常不包含說話人。

根據上述觀察,我們將四種粵方言的集體標記形式歸納如下(此處將開建話的「呢人」一併列出):

〈表 2〉香港粵語、廉江話、開建話和賀州本地話的集體標記

方言	集體標記	普通名詞後	人稱代詞後	人稱	例子
香港粵語	哋	*	可以	第一人稱	我哋(我們)
				第二人稱	你哋(你們)
				第三人稱	佢哋(他們)
廉江話	哋	*	可以	第一人稱	我哋(我們)
				第二人稱	你哋(你們)
				第三人稱	佢哋(他們)
開建話	人	*	可以	第一人稱	我人 <sup>24-44</sup> (我們)、儂人 <sup>24-44</sup> (我們)
				第二人稱	你人 <sup>24-44</sup> (你們)
				第三人稱	佢人 <sup>24-44</sup> (他們)
	呢人	*	可以	第一人稱	我呢人 <sup>24</sup> (我們, 不包含說話人) 儂呢人 <sup>24</sup> (我們, 包含說話人)
				第二人稱	你呢人 <sup>24</sup> (你們)
				第三人稱	佢呢人 <sup>24</sup> (他們)
賀州本地話	拉	*	可以	第一人稱	我拉(我們)
				第二人稱	你拉(你們)
				第三人稱	佢拉(他們)

## 2.3 粵方言的複數量詞

在討論粵方言的集體標記時，我們曾觀察到粵方言的集體標記與普通話的詞綴「們」用法上並不完全相同，粵方言裡的集體標記只能附著於人稱代詞之後，普通名詞後面出現集體標記是不合法的，因此，在表達群體／複數意義時，普通話的「們」比粵方言的集體標記要寬鬆一些。不過有趣的是，調查發現除了集體標記可以用於人稱代詞之後表達群體意義外，當粵方言需要表達名詞的複數意義時，這些方言通常會在名詞短語前加一個功能性成分，即複數量詞，構成「複數量詞+N」短語來表示複數意義，這一現象是普通話沒有的。

我們以香港粵語的「啲」為例來對這個複數量詞加以說明。香港粵語中的「啲」，在意義上類似於普通話的「些」，但它的語法功能卻比普通話的「些」要多。具體來說，「啲」在香港粵語中有以下三種用法：首先，香港粵語的「啲」可以像普通話的「些」一樣，與數詞「一」結合，構成「一啲N」短語，此結構中的「啲」與普通話的「些」一樣，只是一個模糊複數量詞 (*fuzzy classifier*)，它在表示複數意義時數量並不確定，這個「啲」只能出現在數詞「一」之後。第二，香港粵語的「啲」與普通話的「些」類似，可以出現在形容詞之後，構成「A啲」短語。當它與形容詞結合形成「A啲」短語時，「啲」表示的是程度或數量上的小量，類似於普通話的「點兒」。除此之外，香港粵語的「啲」還有不同於普通話「些」的第三種用法，即出現在名詞短語之前，構成「啲N」短語，表示名詞的有定複數意義。「啲N」與「一啲N」一樣都表示複數意義，但是它們在語義和句法分布上都有所不同。首先，「啲N」表示的是有定意義，而「一啲N」表示的是無定意義；另外，「啲N」中的「啲」前不能出現數詞，而「一啲N」中的「啲」前的數詞「一」不能省略。<sup>3</sup>

由於「啲N」中的「啲」最初是一個模糊量詞 (*fuzzy classifier*)，所以，「啲N」在表示有定意義時，類似於香港粵語中的表有定意義的量名短語，只不過除了有定意義之外，「啲N」還多了一層複數的含義，我們認為「啲N」中的「啲」應該是由「一啲N」中的「啲」移位而來。在句法上，「一啲N」中的「啲」是在 Cl 位置，而在表示複數有定意義的「啲N」中，「啲」已經從 Cl 的位置移位到了 D 的位置 (Zhang & Tang 2010; cf. Cheng & Sybesma 1999, 2005)，它在這個位置既能表示有定意義，同時，還保留了它本身的複數意義，因此，是一個有定的複數標記。

雖然粵方言的複數量詞在用法上大致相同，不過在具體方言中它的句法分布還是稍有差異。下面我們將對四種粵方言中的複數量詞的分布逐一進行考察。

香港粵語和廉江話的複數量詞都是「啲」，這兩種方言中的複數量詞不僅形式上相同，它們的句法分布也基本一致。首先，「啲」在香港粵語和廉江話中都不能出現在人稱代詞之後，所以，「\*我啲、\*你啲、\*佢啲」在這兩種方言中都是不合法的，另外，「啲」也不能

<sup>3</sup> 當「一啲N」出現在賓語位置時，有時數詞「一」可以省略，形成表面上的「啲N」結構，例如「我要買啲書」。但是，此種情況下的「啲N」表示的是無定意義，而且前面可以補出數詞「一」，因此，與本文討論的真正的「啲N」短語不同。

出現在普通名詞後面來表示複數意義，例如：「\*學生啲、\*老師啲」都是不合法的，不過模糊複數量詞「啲」卻可以出現在指示代詞後面，與指示代詞構成的短語一起修飾名詞短語或者單獨使用，例如「呢啲、呢啲學生」等，除此之外，「啲」還可以用於形容詞之後表示程度的增強，例如：「高啲、紅啲」等，同時，「啲」也可以與數詞「一」結合，表示存在量化的意義，如「一啲」（一些），它還可以與分配量化詞結合表示分配量化意義，如「逐啲」（一點一點）。

「啲」在香港粵語和廉江話中的最大區別在於，「啲」是否可以出現在普通名詞之前表示複數的有定意義，在香港粵語中「啲」可以用於名詞之前形成「啲N」短語，例如：「啲學生」（這些學生）、「啲書」（這些書），但是在廉江話中「啲N」短語是不合法的，因此，廉江話沒有「啲學生、啲書」的用法。

香港粵語與廉江話在「啲N」合法性上的差異，我們認為與兩種方言在表達名詞有定意義時所顯現出來的差異有關，廉江話由於受當地叻話（客家話）的影響，可以使用光桿名詞短語來表達有定意義，因此，不存在量名短語表示有定意義的情況，與之相關，複數量詞同樣無法與名詞短語結合，形成量名短語「啲N」來表達有定意義。

除了「啲」之外，廉江話中還有一個複數量詞「呢」[nit<sup>5</sup>]，它與「啲」[tit<sup>5</sup>]的語法意義和句法分布完全一致，並且兩者可以互換，因此，可以把它看作「啲」[tit<sup>5</sup>]的音位變體。有趣的是，這個音位變體「呢」[nit<sup>5</sup>]又與開建話的複數量詞「呢」[nit<sup>5</sup>]的發音和形式一致，不知這兩者之間是一種巧合，還是語言接觸的結果，目前還得不出明確的結論。

開建話的複數量詞「呢」與香港粵語的「啲」在意義和句法分布上完全一致，它不能出現在人稱代詞和普通名詞之後，但可以出現在指示代詞、形容詞、數詞「一」和分配量化詞「逐」之後以及普通名詞之前。

賀州本地話的複數量詞「拉」跟集體標記「拉」的形式完全一致，表達的意義也非常相關，因此，可以將其看作賀州本地話中表示複數／群體意義的同一個功能詞。從句法分布上來說，「拉」與香港粵語和開建話的複數量詞基本一致，另外，賀州本地話的「拉」還可以出現在人稱代詞之後。

我們將香港粵語、廉江話、開建話和賀州本地話的複數量詞的分布情況歸納如下：

〈表 3〉香港粵語、廉江話、開建話和賀州本地話的複數量詞

方言	複數量詞 Cl <sub>fuz</sub>	人稱代詞 +Cl <sub>fu</sub>	指示代詞 +Cl <sub>fuz</sub>	名詞 +Cl <sub>fuz</sub>	Cl <sub>fuz</sub> +名詞	形容詞 +Cl <sub>fuz</sub>	一+Cl <sub>fuz</sub>	逐+Cl <sub>fuz</sub>
香港粵語	啲	*我啲	呢啲	*學生啲	啲學生	高啲	一啲	逐啲
廉江話	啲／呢	*我啲／ 呢	nu <sup>55</sup> 啲／ 呢	*學生 啲／呢	*啲／ *呢學生	高啲／ 呢	一啲／ 呢	逐啲／ 呢
開建話	呢	*我呢	kei <sup>52</sup> 呢	*學生呢	呢學生	高呢	一呢	逐呢
賀州 本地話	拉	我拉	古拉	*學生拉	拉學生	高拉	一拉	逐拉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我們調查的四種粵方言中，其中的複數量詞都不能出現在人稱代詞之後，而上節調查的粵方言的集體標記，卻只能出現在人稱代詞之後，因此，就與人稱代詞的搭配情況來看，複數量詞與集體標記在句法分布上正好處於互補的情況，考慮到兩者表示的複數和群體意義，實際上都是多數意義的具體表現，所以，單就它們與人稱代詞的句法搭配而言，複數量詞與集體標記可看作表示多數意義的同一個功能性成分的語法變體 (Tang 1999)。如果進一步觀察它們與普通名詞結合的情況，我們發現不論是複數量詞還是集體標記都無法出現在普通名詞之後的位置上，但是，複數量詞卻可以出現在普通名詞之前，這又與普通話的詞綴「們」形成了對立。雖然粵方言的複數量詞與普通話的「們」在句法分布上存在著對立，但是，它們所構成的短語「**啲**N」和「**N**們」同樣都表達有定和複數的語法意義，因此，我們認為複數量詞與「們」在句法分布上的對立也許是由於普通話和粵方言在名詞有定意義的表達上的差異造成的。<sup>4</sup> 因為普通話的光桿名詞短語可以直接表達有定意義，而粵方言在表達有定意義時不論單數、複數，通常採用量名短語的形式，由於有定意義表達形式上的差異，導致了粵方言在表達複數意義時，複數量詞只能出現在名詞前面，而普通話的詞綴「們」則不必置於名詞之前。從上述觀察可以看出，粵方言的集體標記和名詞短語前的複數量詞，分別對應著普通話「們」的兩種用法：集體標記對應著人稱代詞之後的「們」，而名詞短語前的複數量詞對應普通話普通名詞後的「們」，換句話說，普通話的「們」是粵方言集體標記和名詞短語前的複數量詞的複合體。

## 2.4 粵語四種方言的定語助詞

普通話的修飾語和中心語之間常會出現一些功能性成分，來標明修飾語和中心語之間的語法關係，這些功能性成分在傳統語法中被稱為結構助詞（朱德熙 1982 等）。根據修飾語和中心語的語法關係，這些結構助詞有著明確的分工，例如「的」主要標示定語修飾語和名詞性中心語之間的關係，而「地」主要標示狀語修飾語和謂詞性中心語之間的關係，按照結構助詞表達的語法關係，我們把前者稱作定語助詞，後者稱作狀語助詞。本節調查的只是粵方言中與名詞短語相關的定語助詞。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定語助詞最初的功能是用來標示定語和中心語之間的結構關係，不過，在我們調查的四種粵方言中，定語助詞也如普通話的「的」一樣，除了表示修飾語和中心語的語法關係，還有一些額外的語法功能，比如，用來表示確認 (assertion)，或者與形容詞／名詞構成定語助詞短語，來指代類指性 (generic) 或殊指 (specific) 成分。雖然定語助詞具有額外的語法功能，不過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在本文仍然把它稱作「定語助詞」。

與上述三個功能性成分相比，粵方言的定語助詞不論形式和語法分布都相對簡單。本文調查的四種粵方言都僅有一個定語助詞：香港粵語的定語助詞為「嘅」，其他三種方言的定語助詞都是「個」。另外，這些方言中的定語助詞與普通話定語助詞「的」的句法分布也基

<sup>4</sup> 感謝匿名審稿人的意見，使我們有機會對普通話的「們」和粵方言的複數標記之間的對應關係加以說明。

本一致。具體來說，粵方言的定語助詞都可以出現在以下位置：(1) 定語和中心語之間；(2) 句末位置表示確認；(3) 用於謂詞性結構「(是) …定語助詞」中。同時，除廉江話之外，其他三種方言的定語助詞也都可以像普通話的「的」字一樣，出現在「……的話」這樣的條件句中；除了開建話之外，其他三種方言的定語助詞還可以與形容詞性／名詞性成分一起構成「A/N+定語助詞」短語指代類指性或特指成分。

我們用下表對粵語四種方言的定語助詞進行歸納：

〈表 4〉香港粵語、廉江話、開建話和賀州本地話的定語助詞

方言	定語助詞	定中結構	A/N+定語助詞	條件句	表確認	係詞…定語助詞
香港粵語	嘅	我嘅書 紅色嘅書	男嘅 女嘅	落雨嘅話	佢會來嘅	蘋果係紅色嘅
廉江話	個	我個書 紅色個書	男個 女個	落水講	佢會來個	蘋果係紅色個
開建話	個	我個書 紅色個書	*男個 *女個	落兩個話	佢會來個	蘋果係紅色個
賀州 本地話	個	我個書 紅色個書	男個 女個	落水個者	佢會來個	蘋果係紅色個

關於粵方言定語助詞的語法表現，除了〈表 4〉所列的基本情況外，調查發現在廉江話、開建話和賀州本地話中，當定語助詞需要與形容詞或名詞性成分結合來指代個體時，它們與香港粵語的定語助詞表現並不完全對應。香港粵語的定語助詞通常直接附著在形容詞或名詞之後，表示一類人或某個具備某種特徵的個體，我們以與普通話「男的」相對應的短語為例，在香港粵語中只有一個形式「男嘅」，它既可以表達男性這類人也可以指某一個男人。廉江話雖然有與普通話「男的」對應的「男個」，但「男個」在廉江話裡只能表示類指，如果表示特指意義的話，必須使用「男個只」（男這個）。從〈表 4〉來看，這四種方言中開建話是唯一沒有「A/N+定語助詞」結構的，不過有趣的是，當表示特指意義時，開建話與廉江話的結構完全一樣，它也是用「男 kei<sup>52</sup>人」（男這個）來指某個具體的人。另外，賀州本地話與普通話「男的」對應的有三種形式，「男個」可以是比較中性的用法，它既可以表示類指意義也可以表示特指意義，除此之外，賀州話還有「男頭」和「男拉」兩種形式，這兩個形式表示的都是有定義義，「男頭」通常用於指單數個體，而「男拉」則用來指複數群體。

## 2.5 小結

我們在本節主要考察了香港粵語、廉江話、開建話和賀州本地話這四種粵方言的名詞短語內部的功能性成分，包括通用量詞、集體標記、複數量詞和定語助詞。這些功能性成分在四種粵方言中的形式可見下表：

〈表 5〉香港粵語、廉江話、開建話和賀州本地話的通用量詞、集體標記、  
複數量詞和定語助詞

方言	通用量詞	集體標記	複數量詞	定語助詞
香港粵語	個	咁	啲	嘅
廉江話	隻	咁	啲／呢	個
開建話	人 [+ANIMATE, +HUMAN]	人／呢人	呢	個
	頭 [+ANIMATE, -HUMAN]			
	nom <sup>44</sup> [-ANIMATE, -HUMAN]			
賀州本地話	頭 [+ANIMATE, ±HUMAN]	拉	拉	個
	nan <sup>52</sup> [-ANIMATE, -HUMAN]			

從本節的觀察可以看出，香港粵語和廉江話的功能性成分不管從形式還是分布上都比較接近，用法也相對簡單。而同屬勾漏片的開建話和賀州本地話，它們的功能性成分不論形式還是分布都相對複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兩者都具有成系統的語法變調。廉江話和開建話雖分屬不同的方言片區，但是，它們在複數量詞和定語助詞的形式和分布上仍然有許多相似之處。賀州本地話的「拉」似乎只與複數意義相關，而不考慮它是集體標記還是複數量詞。

### 3. 名詞短語有定性的表達

有定性名詞短語的表現形式一直以來被作為粵語區別於普通話的一個最主要的特徵。根據 Cheng & Sybesma (1999, 2005) 等，粵語和普通話的光桿名詞短語和量名短語在有定意義的表達上形成了對立：粵語的光桿名詞短語表達無定意義，而量名短語則可以表達有定意義；普通話的情況剛好相反，光桿名詞短語可以表達有定意義，而量名短語表達的則是無定意義。<sup>5</sup> 具體請看下表：

<sup>5</sup> Cheng & Sybesma (1999, 2005) 研究的粵語是廣府片的香港粵語，本節下文談到的廣府話包括香港粵語以及廉江粵語的流出地所講的廣東順德話。粵語的量名短語在主語／句首位置時表達的是有定意義，如「**本書**好好睇」；而在賓語位置既可以表達有定意義也可以表達無定意義，具體要根據動詞類型或說話場景而定，如「我睇完**本書**喇」中的量名短語「**本書**」表達的是有定意義，而「我要買**本書**」中的量名短語「**本書**」根據說話場景，既可以表示有定意義也可以表示無定意義。普通話的光桿名詞短語可以表達有定、無定和類指三種意義，具體意義要依動詞類型、說話場景或句法位置而定：在主語／句首位置時表達的是有定或類指意義，如「**書**很好看」中的「**書**」既可以表達有定意義，也可以表達類指意義，而「**書**不見了」中的「**書**」則只能表示有定意義；光桿名詞短語在賓語位置則可以表達有定、無定或類指三種意義，如「你把**書**放到桌子上了」中的「**書**」表達的是有定意義，「你知不知道我昨天給你買了**書**」中的「**書**」表達的是無定意義，「我喜歡看**書**」中的「**書**」則是表達類指意義。但是無論如何粵語中的量名短語與普通話的光桿名詞短語都是可以表達有定意義的。感謝匿名審稿人的提醒。

〈表 6〉香港粵語和普通話的光桿名詞短語和量名短語與有定、無定意義的表達

方言	Bare NP (光桿名詞短語)	CI-NP (量名短語)
香港粵語	*[+definite] [-definite]	[+definite] [-definite]
普通話	[+definite] [-definite]	*[+definite] [-definite]

我們首先考察廉江話的光桿名詞短語和量名短語的語法表現。根據上節的觀察，廉江話名詞短語內部的功能性成分與香港粵語有很多相似之處，其語法形式和句法分布都比較接近。另外從來源上來說，廉江話最初是由廣府片粵語的順德話流傳過去，兩地方言也基本可以通話。不過，對廉江話名詞短語有定形式調查的結果卻出乎我們的預料：在典型的要求有定名詞出現的主語位置，只有光桿名詞短語可以出現，量名短語並不能出現在這一位置。

- (1) (\*本) 書好好睇。 (本) 書很好看。  
 (2) (\*隻) 狗走呢過馬路。 (隻) 狗在過馬路。

從以上兩組例子可以看出，在名詞短語有定性的表達上，廉江話與普通話保持一致，與廣府話完全相反。至於其中的原因，我們推測很可能是語言接觸的結果。廉江地處廣東西南雷州半島以北，為湛江所轄，縣城中通行的語言為哎話（屬客家話）、黎話（屬閩南話）和廉江話，作為客家話的一個分支，哎話在有定性的表達上與普通話完全一致，都是用光桿名詞短語來表達名詞的有定意義，因此，廉江話的有定名詞短語的表達形式很有可能是受哎話影響的結果。

關於廉江話的量名短語，需要注意的是，雖然量名短語在廉江話中不能單用表達有定意義。不過，當量名短語前面加上某些修飾語之後，可以作有定的解讀，但是，修飾語僅限於人稱代詞和介詞短語：

- (3) a. 我本書 我的那本書 (人稱代詞)  
 b. 檯上高本書 桌子上的那本書 (介詞短語)  
 c. \*好高隻學生 很高的那個學生 (形容詞)  
 d. \*戴眼鏡隻學生 戴眼鏡的那個學生 (定語從句)

開建話的有定名詞短語形式基本上與廣府話一致，通常使用量名短語而不是光桿名詞短語來表達有定意義，在主語位置只能是量名短語：

- (4) a. 頭狗過緊大路。 (這) 隻狗在過馬路。 (主語)  
 b. \*狗過緊大路。 狗在過馬路。  
 (5) a. 本書住臺面。 (這) 本書在桌子上。  
 b. \*書住臺面。 書在桌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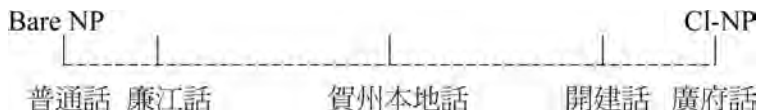
雖然開建話與廣府話的有定名詞短語表達形式基本一致，但是，開建話的要求並沒有廣府話那麼嚴格，光桿名詞短語可以出現在話題位置。

- (6) a. 書，我賣哈。                      書，我賣了。                      (話題)  
b. 本書，我賣哈。                      本書，我賣了。

賀州本地話的名詞短語在表達有定意義時似乎不偏不倚，光桿名詞和量名短語兩種形式都可以拿來為己所用。光桿名詞短語和量名短語都可以同時出現在主語位置和話題位置：

- (7) a. 狗過穩大路。                      狗在過馬路。                      (主語)  
b. 頭狗過穩大路。                      (這)隻狗在過馬路。                      (主語，單數)  
c. 拉狗過穩大路。                      (這)些狗在過馬路。                      (主語，複數)  
(8) a. 書，我賣開了。                      書，我賣了。                      (話題)  
b. 本書，我賣開了。                      (這)本書，我賣了。

根據對三種粵方言有定名詞短語形式的考察，我們發現在名詞短語的有定性表達方面，粵語內部並不一致。如果普通話的光桿名詞短語和廣府話的量名短語分屬有定性表達系統的兩個極端的話，那麼，廉江話、開建話和賀州本地話就應該處於系統的中間位置。廉江話靠近普通話一頭，開建話靠近廣府話一頭，而賀州本地話則基本居中。我們可以用以下圖例來表示粵方言內部的差異：



#### 4. 定語助詞的隱現與定語助詞的性質

修飾語在與名詞短語結合時，既可以後附定語助詞，如普通話的「的」和粵語中的「嘅」，也可以光桿形式出現。通過考察帶定語助詞的修飾語和光桿修飾語 (bare modifier) 與名詞短語結合的情況，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粵語的定語助詞的性質，以及定語助詞與名詞短語中其他功能性成分之間的關係。

Cheng & Sybesma (2009:14–15) 曾經對普通話和香港粵語的修飾語在名詞性短語中的位置進行觀察，他們發現在「Dem (指示代詞)–Nume (數詞)–CI (量詞)–N (名詞)」組成的指代短語中，修飾語可以出現在量詞與名詞之間 (9a) 或指示代詞之前 (9c) 的位置，當沒有指示代詞時，修飾語也可以出現在數詞之前 (9b)：

- (9) a. (Dem) Nume CI {X 的/嘅}/{X<sub>SA</sub>} N  
b. {X 的/嘅} Nume CI N  
c. {X (的/嘅)} Dem (Nume) CI N

(9) 中的「X」代表不帶定語助詞的修飾語，「X的／嘅」代表帶定語助詞的修飾語。可以看出，當修飾語出現在量詞和名詞之間時，除了由簡單形容詞充當的修飾語  $X_{SA}$ ，一般的修飾語之後都需要帶定語助詞「的／嘅」（另參見陸丙甫 2007 等）；當修飾語出現在指示代詞之前時，定語助詞可以省略，特別在香港粵語中，定語助詞「嘅」一般傾向於省略。

Cheng & Sybesma (2009:15) 同時對香港粵語的修飾語和量名短語搭配的情況進行了考察，他們發現以下規律：

- (10) a. CI X / \*X嘅 N  
 b. X / \*X嘅 CI N （有定）  
 c. \*X / \*X嘅 CI N （無定）

香港粵語中的光桿修飾語可以出現在量詞和名詞之間，也可以出現在表示有定語義的量名短語之間，而這些位置都不允許帶定語助詞「嘅」的修飾語出現，另外，如果量名短語表示無定意義的話，無論帶不帶助詞「嘅」修飾語都不能出現在量名短語之前。

根據前兩節的觀察，我們已發現香港粵語、廉江話、開建話和賀州本地話名詞短語內部的功能性成分以及它們在表示有定意義時所採用的形式並不完全相同，在此種情況下，我們希望考察這三種方言中的名詞短語與修飾語結合時是否與香港粵語的表現完全一致，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定語助詞的性質以及定語助詞與名詞短語內部其他功能性成分之間的關係。本節所考察的名詞短語包括光桿名詞短語、量名短語、數量名短語以及指代短語，修飾語包括人稱代詞、區別詞、靜態形容詞 (i-level adjective)、動態形容詞 (s-level adjective)、關係小句及介詞短語。由於篇幅所限，我們只討論這六種修飾語分別置於上述四種名詞短語之前的情況。

#### 4.1 廉江話

首先我們來觀察廉江話的光桿名詞與各類修飾語共現的情況。我們發現修飾語是否帶定語助詞對其與光桿名詞短語的結合有很大的影響：

- |      |        |       |       |        |        |
|------|--------|-------|-------|--------|--------|
| (11) | 我書     | 我書    | (11') | 我個書    | 我的書    |
|      | 紅色書    | 紅色書   |       | 紅色個書   | 紅色的書   |
|      | *好高學生  | 好高學生  |       | 好高個學生  | 好高的學生  |
|      | *好開心學生 | 好開心學生 |       | 好開心個學生 | 好開心的學生 |
|      | *戴眼鏡學生 | 戴眼鏡學生 |       | 戴眼鏡個學生 | 戴眼鏡的學生 |
|      | 屋幾電視機  | 屋裡電視機 |       | 屋幾個電視機 | 屋裡的電視機 |

如果修飾語後有定語助詞「個」，那麼所有修飾語都可以自由修飾光桿名詞；而如果修飾語缺少了定語助詞的幫助，那麼靜態形容詞、動態形容詞和定語從句在修飾光桿名詞時都會受到限制。

下面是各種修飾語在與量名短語結合時的情況：

(12) 我本書	我本書	(12') *我個本書	我的本書
*紅色本書	紅色本書	*紅色個本書	紅色的本書
*好高隻學生	好高個學生	*好高個隻學生	好高的個學生
*好開心隻學生	好開心個學生	*好開心個隻學生	好開心的個學生
*戴眼鏡隻學生	戴眼鏡個學生	*戴眼鏡個隻學生	戴眼鏡的個學生
屋幾本書	屋裡本書	*屋幾個本書	屋裡的本書

當修飾語帶定語助詞時，量名短語的表現與光桿名詞短語完全相反，量名短語根本不允許與定語助詞共現。這一現象可能是兩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由於廉江話不允許量名短語作有定意義解讀，另一個原因很可能與定語助詞「個」和量詞在有定意義的表達上產生的語義或句法衝突有關，導致兩者不能共現。具體是何種原因導致這種結果，我們可以在考察完開建話和賀州本地話之後再下定論。

廉江話是不允許量名短語作有定意義解讀的。然而，從例 (12) 中，我們發現當人稱代詞和介詞短語不帶定語助詞時，它們卻可以與量名短語共現，並表示有定意義。一方面可能與定語助詞的缺失有關，另外，人稱代詞和介詞短語本身具有或包含有定性的論元成分，因此，修飾語中的有定性成分有可能幫助量名短語產生有定意義的解讀，而其他幾類修飾語只是對量名短語的性質進行說明或加以限定，因此，無法直接幫助量名短語產生有定意義。

廉江話的數量名短語與兩類修飾語共現時的情況如下：

(13) 我三本書	我三本書	(13') 我個三本書	我的三本書
?紅色三本書	紅色三本書	紅色個三本書	紅色的三本書
*好高三隻學生	好高三個學生	*好高個三隻學生	好高的三個學生
*好開心三隻學生	好開心三個學生	好開心個三隻學生	好開心的三個學生
*戴眼鏡三隻學生	戴眼鏡三個學生	戴眼鏡個三隻學生	戴眼鏡的三個學生
*屋幾三本書	屋裡三本書	屋幾個三本書	屋裡的三本書

從例 (13) 的兩組例句來看，廉江話的數量名短語在與修飾語結合時，類似於光桿名詞短語，當不帶定語助詞時，修飾語的用法非常受限，幾乎所有修飾語都不能修飾數量名短語；而當修飾語帶上定語助詞時，修飾語就自由很多，幾乎所有修飾語都能修飾數量名短語，只有靜態形容詞後附定語助詞時，個別情況會受到限制。

我們最後考察廉江話裡指代短語與各類修飾語共現的情況，我們以廉江話表示近指的指示代詞「嗰」為例：<sup>6</sup>

<sup>6</sup> 廉江話表示遠指的指示代詞為 [nu<sup>55</sup>]。

(14) 我嗰本書	我這三本書	(14') 我個嗰本書	我的這三本書
紅色嗰本書	紅色這三本書	紅色個嗰本書	紅色的這三本書
好高嗰隻學生	好高這三個學生	好高個嗰只學生	好高的這三個學生
好開心嗰隻學生	好開心這三個學生	好開心個嗰只學生	好開心的這三個學生
戴眼鏡嗰隻學生	戴眼鏡這三個學生	戴眼鏡個嗰只學生	戴眼鏡的這三個學生
屋幾嗰本書	屋裡這三本書	屋幾個嗰本書	屋裡的這三本書

從上述兩組例句可以看出，指代短語對修飾語沒有任何限制，不管修飾語性質如何，是否帶定語助詞，都可以與指代短語共現。

廉江話修飾語的位置我們可以總結如下：

- (15) a. \*X (除人稱代詞、區別詞、介詞短語外) / X個 N  
 b. \*X (除人稱代詞、介詞短語外) / \*X個 CI N  
 c. \*X (除人稱代詞外) / X個 (除個別靜態形容詞外) Num CI N  
 d. X / X個 Dem Num CI N

## 4.2 開建話

開建話的光桿名詞受兩類不同修飾語修飾時，語法表現非常整齊：

(16) *我書	我書	(16') 我個書	我的書
*紅色書	紅色書	紅色個書	紅色的書
*好高學生	好高學生	好高個學生	好高的學生
*好開心學生	好開心學生	好開心個學生	好開心的學生
*戴眼鏡學生	戴眼鏡學生	戴眼鏡個學生	戴眼鏡的學生
* (放) 住屋電視機	屋裡電視機	放住屋個電視機	屋裡的電視機

可以看出，如果修飾語不帶定語助詞，所有修飾語都無法與光桿名詞共現，而如果修飾語後附定語助詞，那麼所有修飾語都可以自由修飾光桿名詞。這與香港粵語的表現基本一致，差別僅在於簡單形容詞充當的修飾語在開建話中同樣需要後附定語助詞。

開建話的量名短語與兩類不同修飾語共現時，與廉江話的量名短語表現完全一致：

(17) 我本書	我本書	(17) *我個本書	我的本書
*紅色本書	紅色本書	*紅色個本書	紅色的本書
*好高人學生	好高個學生	*好高個人學生	好高的個學生
*好開心人學生	好開心個學生	*好開心個人學生	好開心的個學生
*戴眼鏡人學生	戴眼鏡個學生	*戴眼鏡個人學生	戴眼鏡的個學生
住屋本書	屋裡本書	*住屋個本書	屋裡的本書

觀察發現，開建話的定語助詞與量名短語同樣不能共現，因此，如果修飾語帶上定語助詞就無法修飾量名短語。另外，與廉江話一樣，量名短語跟人稱代詞和介詞短語組合時，可以表示有定意義，因此，不帶定語助詞的人稱代詞和介詞短語可以用來修飾量名短語。

不過，我們發現，數量名短語與修飾語共現的情況與廉江話完全不同：

(18) 我三本書	我三本書	(18') *我個三本書	我的三本書
*紅色三本書	紅色三本書	*紅色個三本書	紅色的三本書
*好高三人學生	好高三個學生	*好高個三人學生	好高的三個學生
*好開心三人學生	好開心三個學生	*好開心個三人學生	好開心的三個學生
*戴眼鏡三人學生	戴眼鏡三個學生	*戴眼鏡個三人學生	戴眼鏡的三個學生
*住屋三本書	屋裡三本書	*住屋個三本書	屋裡的三本書

修飾語不論帶不帶定語助詞，幾乎都不能用來修飾數量名短語，只有不帶定語助詞的人稱代詞例外。

至於指代短語與修飾語共現的情況，開建話與廉江話也不相同：

(19) 我 kei <sup>52</sup> 本書	我這三本書	(19') *我個 kei <sup>52</sup> 本書	我的這三本書
紅色 kei <sup>52</sup> 本書	紅色這三本書	*紅色個 kei <sup>52</sup> 本書	紅色的這三本書
好高 kei <sup>52</sup> 人學生	好高這三個學生	*好高個 kei <sup>52</sup> 人學生	好高的這三個學生
好開心 kei <sup>52</sup> 人學生	好開心這三個學生	*好開心個 kei <sup>52</sup> 人學生	好開心的這三個學生
戴眼鏡 kei <sup>52</sup> 人學生	戴眼鏡這三個學生	*戴眼鏡個 kei <sup>52</sup> 人學生	戴眼鏡的這三個學生
住屋 kei <sup>52</sup> 本書	屋裡這三本書	*住屋個 kei <sup>52</sup> 本書	屋裡的這三本書

以上兩組例子顯示，不帶定語助詞的修飾語可以自由與指代短語搭配，而一旦帶上定語助詞之後，修飾語就不能再修飾任何指代短語。

開建話帶定語助詞的修飾語的獨特表現，我們認為與開建話定語助詞的句法位置有關。<sup>7</sup> 從 (16')–(19') 這幾組修飾語帶定語助詞的例子來看，開建話定語助詞的句法位置應該不能超越量詞，一旦超越量詞之後，所有的修飾關係便都會變得不合法。

例 (17) 討論的是量名短語共現的問題，不論修飾語是否帶定語助詞與量名短語搭配時，都基本是不合法的。在開建話中，量名短語表示有定意義時，必須單用或與不帶定語助詞的人稱代詞或介詞短語一起使用，這一方面是因為定語助詞無法與表示有定的量名短語共現，另一方面也與開建話定語助詞的句法位置無法越過量詞相關。如果要修飾帶有定意義的名詞短語，開建話一般會採用類似「好高 kei<sup>52</sup>/pui<sup>52</sup> 人學生」（很高這／那個學生）這樣的形式。

開建話修飾語的位置可歸納如下：

<sup>7</sup> 關於定語助詞的句法位置，將在下文 4.5 節詳細討論。

- (20) a. \*X / X個 N  
 b. \*X (除人稱代詞、介詞短語外) / \*X個 CI N  
 c. \*X (除人稱代詞外) / \*X個 Num CI N  
 d. X / \*X個 Dem Num CI N

至於表示無定意義的數量名短語，例 (20) 顯示似乎修飾語無論是否帶定語助詞都無法與數量名短語共現。這一現象其實也是與定語助詞的位置有關，由於定語助詞不能越過量詞，因此，當修飾數量名短語時，帶定語助詞的修飾語通常會出現在量詞和名詞短語之間的位置，例如：「三人好高個學生」（三個很高的學生）。所以，我們應該把 (20c) 修改如下：

- (21) \*X (除人稱代詞外) / (\*X個) Num CI (X個) N

### 4.3 賀州本地話

賀州本地話的光桿名詞對修飾語也有一定的要求：

- |          |       |           |        |
|----------|-------|-----------|--------|
| (22) *我書 | 我書    | (22') 我個書 | 我的書    |
| 紅色書      | 紅色書   | 紅色個書      | 紅色的書   |
| *好高學生    | 好高學生  | 好高個學生     | 好高的學生  |
| *好歡喜學生   | 好開心學生 | 好歡喜個學生    | 好開心的學生 |
| *戴眼鏡學生   | 戴眼鏡學生 | 戴眼鏡個學生    | 戴眼鏡的學生 |
| *在家裡電視機  | 屋裡電視機 | 在家裡個電視機   | 屋裡的電視機 |

例 (22)、(22') 表明，賀州本地話的光桿名詞短語基本都要求修飾語帶定語助詞，沒有定語助詞的話，只有區別詞可以用來修飾光桿名詞，而有了定語助詞之後，所有修飾語都可以自由對光桿名詞進行修飾。這與香港粵語和普通話的定語助詞表現是一致的，即除了簡單形容詞外，光桿名詞之前的修飾語必須帶定語助詞。

賀州本地話的量名短語與光桿名詞相反，當量名短語被修飾時，修飾語後不能出現定語助詞：

- |          |        |             |         |
|----------|--------|-------------|---------|
| (23) 我本書 | 我本書    | (23') *我個本書 | 我的本書    |
| 紅色本書     | 紅色本書   | *紅色個本書      | 紅色的本書   |
| 好高頭學生    | 好高個學生  | *好高個頭學生     | 好高的個學生  |
| 好歡喜頭學生   | 好開心個學生 | *好歡喜個頭學生    | 好開心的個學生 |
| 戴眼鏡頭學生   | 戴眼鏡個學生 | *戴眼鏡個頭學生    | 戴眼鏡的個學生 |
| 在家裡本書    | 屋裡本書   | *在家裡個本書     | 屋裡的本書   |

可以看出，所有不帶定語助詞的修飾語都可以修飾量名短語，而定語助詞與量名短語卻不能共現。不過需要注意的是，賀州本地話的量名短語在與修飾語結合時，並不一定表示有定意義，這與香港粵語中被修飾的量名短語總是表示有定意義不同。在賀州本地話中存在著語音變調，是否變調對量名短語的語法意義會產生影響，以「我本書」為例，這個短語在賀州本地話中有 [ŋuo<sup>24</sup> kyn<sup>55</sup> ʃy<sup>52</sup>] 和 [ŋuo<sup>24</sup> kyn<sup>55-33</sup> ʃy<sup>52</sup>] 兩種發音，其中的量詞「本」[kyn<sup>55</sup>] 既可以讀本調 55，也可以變調為 33，當「本」讀本調時，「我本書」表達的是有定意義，而「本」讀變調 33 時，「我本書」表達的是無定意義。<sup>8</sup> 如果表示複數意義的話，同樣「我拉書」中的複數量詞「拉」[la<sup>35</sup>] 讀本調時，表達的是有定意義，而當「拉」變調為 35 時，表達的便是無定意義。

數量名短語在與修飾語結合時的語法表現如下：

(24) 我三本書	我三本書	(24') 我個三本書	我的三本書
*紅色三本書	紅色三本書	紅色個三本書	紅色的三本書
*好高三頭學生	好高三個學生	*好高個三頭學生	好高的三個學生
*好歡喜三頭學生	好開心三個學生	好歡喜個三頭學生	好開心的三個學生
*戴眼鏡三頭學生	戴眼鏡三個學生	戴眼鏡個三頭學生	戴眼鏡的三個學生
*在家裡三本書	屋裡三本書	在家裡個三本書	屋裡的三本書

如果沒有定語助詞的話，幾乎沒有修飾語可以修飾數量名短語，而帶上定語助詞之後，幾乎所有修飾語都能修飾數量名短語。

下面兩組例子顯示的是指代短語與修飾語共現時的語法表現：

(25) 我阿本書	我這三本書	(25') 我個阿本書	我的這三本書
紅色阿本書	紅色這三本書	紅色個阿本書	紅色的這三本書
好高阿頭學生	好高這三個學生	好高個阿頭學生	好高的這三個學生
好歡喜阿頭學生	好開心這三個學生	好歡喜個阿頭學生	好開心的這三個學生
戴眼鏡阿頭學生	戴眼鏡這三個學生	戴眼鏡個阿頭學生	戴眼鏡的這三個學生
在家裡阿本書	屋裡這三本書	在家裡個阿本書	屋裡的這三本書

<sup>8</sup> 賀州本地話的變調規律取決於後字的調類，如果前字為陰調，後字為陰調，前字一般變 33；若前字為陽調，後字為陰調，前字變 21。若前字為陰調，後字為陽調，前字一般變 31。若前字為陽調，後字為陽調，前字一般變 21。例如：陰+陰：「拉 [la<sup>33</sup>] 書」；陽+陰：「頭 [tou<sup>21</sup>] 狗」；陰+陽：「拉 [la<sup>31</sup>] 鞋」；陽+陽：「頭 [tou<sup>21</sup>] 牛」。量名短語中的量詞變調現象並不僅限於修飾語為人稱代詞的情況，其他修飾語出現在量名短語前時，根據量詞變調與否同樣存在有定和無定兩種解讀，如「紅本書」（紅色的一本／那本書）、「高拉木」（很高的一些／那些樹）等。

與廉江話類似，賀州本地話的指代短語對修飾語沒有任何限制，不管修飾語性質如何，是否帶定語助詞，都可以與它們共現。

賀州本地話修飾語的句法位置可以總結如下：

- (26) a. \*X（除區別詞外）/ X個 N  
 b. X / \*X個 CI N  
 c. \*X（除人稱代詞外）/ X個（除靜態形容詞外）Num CI N  
 d. X / X個 Dem Num CI N

#### 4.4 小結

對於廉江話、開建話和賀州本地話修飾語的位置，我們可以進一步抽象為：

- (27) a. \*X（除個別詞類外）/ X個 N  
 b. X（除廉江話形容詞和關係小句外）/ \*X個 CI N  
 c. \*X（除人稱代詞外）/ X個（除開建話外）（除靜態形容詞外）Num CI N  
 d. X / X個（除開建話外）Dem Num CI N

根據對廉江話、開建話和賀州本地話的修飾語位置的歸納，對照香港粵語和普通話的修飾語出現的情況（見 (9)、(10)），我們發現這些語言存在以下共性：

- (28) a. 在光桿名詞短語之前，修飾語通常需要帶定語助詞，只有個別情況，如修飾語是簡單形容詞時，定語助詞才可以省略；  
 b. 在量名短語之前，修飾語不能帶定語助詞，換句話說，定語助詞與量詞不能共現；  
 c. 在數量名短語之前，修飾語一定要帶定語助詞（開建話除外）；  
 d. 在指代短語之前，修飾語之後的定語助詞可以省略（開建話必須省略）。

除了上述共同特點之外，我們調查的這三種粵方言還存在以下例外表現：

- (29) a. 開建話的光桿名詞短語的修飾語都必須帶定語助詞；  
 b. 廉江話和開建話量名短語之前，只允許不帶定語助詞的人稱代詞和介詞短語做修飾語，其他修飾語不論有無定語助詞都不能出現在量名短語之前；  
 c. 賀州本地話的量名短語，前面即使有修飾語，仍然保留著有定和無定兩種語法意義；  
 d. 開建話中，帶定語助詞的修飾語只能出現在光桿名詞短語之前，數量名短語和指代短語之前的修飾語都不能帶定語助詞。

## 4.5 定語助詞的性質

根據上文的觀察，廉江話、開建話以及賀州本地話的定語助詞的句法分布與粵語和普通話基本一致：在光桿名詞短語和數量名短語之前，定語助詞必須出現，而在量名短語之前定語助詞不能出現，在指代短語前修飾語帶不帶定語助詞皆可。<sup>9</sup> 由此可見，定語助詞的隱現應該與定語助詞的性質以及定語助詞和名詞短語中功能性成分的相互作用有關。

對於定語助詞的性質，圍繞普通話的「的」，學者們提出了各種看法：定語標記 (Chao 1968)、聯結標記 (associative marker; Li & Thompson 1981) 等，在句法上則被分析為標補語 C (Cheng 1986)、句類標記 (clause type marker; Cheng 1998)、限定語 D (Simpson 2002)、修飾短語的中心語 (Rubin 2003) 等等，不一而足。

### 4.5.1 定語助詞的隱現與定語助詞的性質：Cheng & Sybesma (2009)

近來，Arsenijevic & Sio (2007, 2008, 2009, 又見 Sio 2011) 對粵語的定語助詞進行研究時指出，香港粵語的「嘅」是由兩部分構成的：表指示作用 (indexical) 的指示詞 (demonstrative) 和表示切分 (partition) 的量詞。「嘅」表指示部分的證據，主要來自「嘅」與表示遠指的指示詞「嗰」具有相同的聲母 *g* (另參見 Fung 2000)，而「嘅」作為量詞的證據是因為「嘅」與粵語的量詞在名詞短語省略中的表現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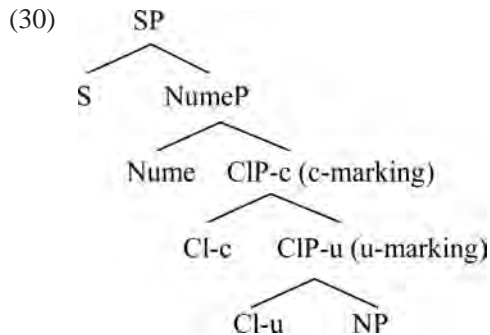
根據 Arsenijevic & Sio (2007) 等的研究，同時參照泰語裡一個名詞短語中可以出現兩個量詞的情況 (den Dikken & Singhapreecha 2004)，Cheng & Sybesma (2009) 提出在一個完整的名詞短語內部有兩個量詞：Cl-u (*u* 代表 unit) 與 Cl-c (*c* 代表 counting)，這兩個量詞分別對應著 Sybesma (2007, 2008) 所提出的量詞的兩個功能。<sup>10</sup> 按照 Cheng & Sybesma (2009)，Cl-u 是一個單位標記 (u-marker)，其作用是把可數名詞標記為可數，普通話和香港粵語中的

<sup>9</sup> 關於普通話數量名短語前的定語助詞的分布，陸丙甫 (2007) 有不同的看法。陸丙甫 (2007) 認為，普通話數量名短語前的修飾語可以省略定語助詞「的」，例如，「怎樣／這樣 (的) 一個人」。不過，此種情況應該相當受限，如果把指示詞「怎樣、這樣」換成一般的形容詞或關係小句，定語助詞就不能省略。另外，陸丙甫 (2007) 對普通話定語修飾語後附的助詞「的」的隱現原因進行了解釋，他認為定語修飾語分為區別性和描寫性兩類，區別性定語強調所指的外延，包括指別性定語 (例如指示代詞、疑問代詞等) 以及表示行為、打扮等外在特徵的定語，區別性定語一般出現在數量成分之前，其後的「的」可以省略，而描寫性定語是從內涵修飾核心成分，複雜形式的形容詞一般被看作描寫性定語，它們通常出現在光桿名詞之前，其後的「的」不能省略。詳情參見陸丙甫 (2007)。

<sup>10</sup> 根據 den Dikken & Singhapreecha (2004)，泰語中修飾語之後的定語標記 *thii* 可以被量詞替換，使得一個名詞短語內部出現兩個量詞 (轉引自 Cheng & Sybesma 2009:7)：

(i) a. rôm      thîi      jàj      sǎam      khan      nán      b. rôm      khan      jàj      sǎam      khan      nán  
      umbrella   THÎI   big   three   CL   that      umbrella   CL   big   three   CL   that  
      BOTH: 'those three big umbrellas'

定語助詞「的／嘅」就是起標記單位作用的量詞 Cl-u；Cl-c 是數詞和名詞之間幫助計數 (facilitating counting) 的功能性成分，可將其看作一個計數標記，計數標記只在計數語境下才出現，因此，只有在數詞出現的情況下，才會有計數標記。他們認為普通話中的量詞是計數標記，因為它們總是與數詞一起出現，而粵語中的量詞有時是單位標記，有時是計數標記。按照這一假設，一個完整的名詞短語應該具有如下結構 (Cheng & Sybesma 2009，他們把名詞短語的最大投射看作殊指短語 (Specificity Phrase，簡稱 SP))：



Cheng & Sybesma (2009) 根據上述假設，對粵語和普通話中定語助詞的隱現情況進行了解釋。對於修飾語和光桿名詞結合的情況 (28a)，他們認為簡單形容詞  $X_{SA}$  與名詞是在詞彙層面結合，生成一個合成詞，而當帶定語助詞「的／嘅」的修飾語與光桿名詞短語結合時，定語助詞「的／嘅」是 CIP-u 的中心語 Cl-u，光桿名詞短語是 Cl-u 的補足語 (complement)，而修飾語在短語 CIP-u 的指定語 (specifier) 位置。當定語助詞出現時，被修飾的名詞短語指的是可數的個體，而當修飾語不帶定語助詞時，被修飾的名詞指的是名詞的性質。

對於為什麼修飾語和指代短語結合時，定語助詞既可以出現也可以不出現 (28d)，Arsenijevic & Sio (2007, 2008) 認為，在粵語中「嘅」在指代短語前一般傾向於不出現，這與定語助詞「嘅」具有的指示性相關，因為指示代詞本身就具有指示性，因此，不可能出現兩個同樣具有指示性的成分，這同樣適用於量名短語與修飾語結合時的情況 (28b)，由於香港粵語中帶修飾語的量名短語表示的都是有定意義，因此，表示有定意義的量詞和具有指示性的「嘅」也無法共現。不過，Cheng & Sybesma (2009) 認為，指示代詞前的定語助詞「嘅」並不是完全不能出現，特別是在普通話中，定語助詞是否與指示代詞共現在合法性上並沒有差異，因此，Arsenijevic & Sio (2007, 2008) 的解釋並非盡如人意。

Cheng & Sybesma (2009) 認為，修飾語與指代短語結合時實際上涉及到了兩種不同的句法結構，當修飾語不帶定語助詞時，X-Dem-Nume-Cl-N 短語包含對比焦點意義，在此種情況下，為了表達焦點意義，修飾語移到 DP 的左邊界位置，由於 CIP-u 的指定語位置沒有修飾語，所以，Cl-u 也不必在語音上拼讀出來，因此，最終形成了 X-Dem-Nume-Cl-N 的語序。當帶定語助詞的修飾語與指代短語結合時，構成的是一個同位結構，他們假設在帶定語助詞的修飾語之後有一個空名詞短語 NP，如下所示：

(31) [<sub>DP</sub> X 的嘅 NP][<sub>DP</sub> Dem (Nume) Cl NP]

同時，他們認為帶定語助詞的修飾語與數量名短語 (28c) 同樣構成一個同位結構，定語助詞後面有一個空名詞短語 NP。

對於量名短語與修飾語結合的情況 (28b)，Cheng & Sybesma (2009) 認為，由於量名短語中的量詞前沒有數詞，因此，此結構中的量詞是 Cl-u，如果修飾語之後再出現定語助詞的話，一個短語中就會出現兩個 Cl-u，如此一來便會導致結構的不合法。

#### 4.5.2 定語助詞的隱現與定語的性質：重新思考

Cheng & Sybesma (2009) 將定語助詞看作 Cl-u 的假設，解釋了香港粵語的定語助詞的隱現問題。不過，我們在對廉江話、開建話和賀州本地話調查的過程中，還發現了一些例外的情況，如果 Cheng & Sybesma (2009) 的假設是正確的話，理應也能夠解釋這些例外現象。下面我們將對這些例外現象逐一進行審視。

(29a) 顯示，在開建話中光桿名詞之前的所有修飾語都必須帶定語助詞，如果按照 Cheng & Sybesma (2009) 的解釋，將開建話中的定語助詞看作 Cl-u，那麼，帶定語助詞的修飾語所修飾的光桿名詞都應該是個體，修飾語後的名詞不會有性質的解讀。但奇怪的是，在開建話中，帶定語助詞的修飾語之後通常是表示類指 (generic) 意義的光桿名詞，真正表示個體意義的光桿名詞反而很少使用。例如：

- (32) a. ?我想搵好高個學生。 我想找很高的學生。 (個體意義)  
b. 高個學生會打籃球。 高的學生會打籃球。 (類指意義)

(29b) 顯示的是廉江話和開建話中的修飾語與量名短語共現的情況，在這兩種方言中只有不帶定語助詞的人稱代詞和介詞短語與量名短語的結合是合法的。雖然兩種方言表現出來的現象是相同的，但由於兩種語言的量名短語在表示有定意義方面表現出來的差異（廉江話的量名短語不能表示有定意義），因此，兩種語言中導致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並不相同。前文曾經談到過，廉江話雖然是來源於廣府片的順德話，但是，由於受到當地客家話（哎話）的影響，廉江話一般利用指示代詞來表達有定意義，而不會採用量名短語的形式。不過，由於廉江話畢竟來源於廣府話，因此，在表達有定意義時仍然多多少少殘留了一點廣府話的形式，如果修飾語具有較強的指示性，比如人稱代詞以及指示明確的方位短語，可以與量名短語一起表示有定意義。

與廉江話不同的是，開建話的量名短語原本是可以獨立使用表達有定意義的（如 (4a)、(5a)），不過，奇怪的是當量名短語之前加上修飾語之後，不論修飾語是否後附定語助詞，除了不帶定語助詞的人稱代詞和介詞短語外，其餘都是不合法的。開建話另一個獨特的語法表現在於，在指代短語之前的修飾語不能帶定語助詞 (29d)，這與香港粵語、廉江話和賀州本地話都不同。開建話區別於其他三種粵方言的第三個地方在於，數量名短語之前的修飾語

不論帶不帶定語助詞都不能與其共現 (29d) (參照普通話和其他三種粵方言的數量名短語與修飾語結合的情況，後附定語助詞的修飾語是可以與數量名短語結合的)，我們可以看出開建話的修飾語只能出現在兩個位置，光桿名詞和指示代詞之前，光桿名詞前的修飾語必須帶定語助詞，而指示代詞前的修飾語不能帶定語助詞。具體如 (33) 所示：

(33) X Dem-Nume-Cl-X個-N

如果按照 Cheng & Sybesma (2009) 的假設，將開建話裡的定語助詞「個」以及量名短語裡的量詞看作是 Cl-u，我們就需要回答以下三個問題：

- i. 為什麼受「X個」修飾的光桿名詞不能表示個體意義？
- ii. 為什麼定語助詞的位置不能超越量詞？
- iii. 為什麼量名短語只能受人稱代詞和介詞短語修飾？

如前所述，假設把開建話的定語助詞看作 Cl-u，那麼它之後的光桿名詞只能表示個體意義，但 (32) 證明這個結論與開建話的事實並不相符。另外，如果定語助詞是 Cl-u 的話，在指代短語和數量名短語與帶定語助詞的修飾語結合時，我們完全可以仿照 Cheng & Sybesma (2009) 的做法，把它們當作是同位結構，假設在定語助詞之後有一個空名詞短語 NP，但開建話的事實顯然並不支持這樣的做法，定語助詞無法出現在這兩類短語之前。如果把量名短語中的量詞看作 Cl-u 的話（因為量名短語中的量詞不是跟在數詞之後），在它的指定語位置應該是可以允許修飾語存在的，但是，開建話的表現與這一假設也不相符，只有不帶定語助詞的人稱代詞和介詞短語可以修飾量名短語。

針對上述問題，我們認為起碼在開建話裡的定語助詞和量名短語中的量詞不是 Cl-u。從 (32) 來看，「X個」後的光桿名詞在開建話裡並不表示個體意義，而是表示類指意義，「X個」的作用是將光桿名詞表示的類縮小，使其成為這一類屬的一個子集，而定語助詞「個」只是起一個切分作用 (partition) (cf. Arsenijevic & Sio 2009)，而不是標示可數名詞的標記 (u-marker)。<sup>11</sup> 在句法上「個」會投射出一個表示部分意義的 PartP，被切分的光桿名詞短語是它的補足語，修飾語在它的指定語位置。假設開建話的定語助詞「個」切分的只是類屬名詞，那麼，表示個體意義的光桿名詞就無法接受帶「個」的修飾語修飾，也正因如此，導致了指代短語和數量名短語之前不能出現帶定語助詞的修飾語，因為指代短語和數量名短語表示的都是個體意義，這與「個」的語義要求產生了衝突。

至於開建話量名短語裡的量詞，我們認為它也不是表示可數名詞的標記 Cl-u，它只是一個單純表示有定意義的量詞。按照 Arsenijevic & Sio (2009) 的觀點，光桿修飾語在修飾名詞

<sup>11</sup> 陸丙甫 (2007) 也有類似的討論，他認為普通話裡靠近光桿名詞的定語是說明名詞的內在性質，屬於描寫性定語，因此，定語之後的「的」不能省略，而指示代詞前面的定語只是描寫事物的外在特徵，屬於區別性定語，因此，「的」字可以省略。詳情參見陸丙甫 (2007)。

短語時會受到許多限制，具體來說，光桿修飾語必須與名詞短語的句法以及內在語義特徵相匹配。從句法上來說，光桿修飾語的語類必須與名詞短語相匹配，複雜形式的光桿修飾語不能與光桿名詞配搭，例如：「紅色手袋」是合法的，而「紅彤彤手袋」則是非法的；從語義上來說，修飾語必須由名詞允准，例如，「手袋」的光桿修飾語必須與手袋的尺寸、顏色、材質、花色等手袋的內在屬性相關，所以，「真皮、名牌、豹紋手袋」是合法的，而「贈送手袋」則是非法的定中短語。具體到開建話的量名短語，其中的量詞只是一個表示有定意義的量詞，根據 Zhang & Tang (2010) 的研究 (cf. Cheng & Sybesma 2005)，粵語的量名短語在表示有定意義時，量詞 Cl 要移位到 D 的位置，同時被賦予 [+D] 的特徵，假設光桿修飾語是 D 的指定語，語義上同樣要求具有 [+D] 特徵，從而與中心語的 [+D] 特徵形成一致關係 (agree)。由於人稱代詞和有明確方位指示的介詞短語都具有 [+D] 特徵，可以做 D 的指定語，也因此可以與量名短語結合形成一個更大的定中結構。

除了廉江話和開建話的一些例外情況之外，觀察發現賀州本地話的量名短語前即使有修飾性成分，量名短語仍然具有有定和無定兩種語法意義 (29c)，這與香港粵語被修飾的量名短語只有有定意義完全不同。<sup>12</sup> Cheng & Sybesma (2009) 採用了 Sio (2006) 的解釋，來說明香港粵語的量名短語為什麼在加上修飾語之後就只有有定意義。Sio (2006) 認為，表示無定意義的量名短語有一個語音為空的中心語 NumP，而句法上不允許把一個成分嫁接到中心語為空的短語上，因此，無定的量名短語不能被修飾語修飾。

既然如此，為何賀州本地話的無定量名短語可以被修飾呢？我們認為賀州本地話的無定量名短語與香港粵語的無定量名短語不同，賀州本地話無定量名短語的中心語在句法上並不是空的。根據 4.3 節的觀察，賀州本地話的量名短語在與修飾語結合表示無定意義時，量詞會發生變調，而當受修飾的量名短語表示有定意義時，量詞仍讀本調。表無定意義時，量詞的變調實際上是無定量名短語的中心語，與一般的詞彙性中心語不同，此處的無定中心語是以超音段 (supersegmental) 形式呈現出來的，由於無定中心語可以允准修飾語嫁接到短語之上，因此，被修飾的量名短語在賀州本地話中同樣可以有無定意義的解讀。

本節主要考察了廉江話、開建話與賀州本地話的修飾語與不同名詞短語結合的情況。觀察發現，這三種粵方言與普通話和香港粵語表現大體一致，但在個別現象上（尤其是開建話）還有例外情況出現。根據定語助詞的句法分布，我們對定語助詞的性質進行了探討。我們基本同意 Cheng & Sybesma (2009) 的觀點，定語助詞在香港粵語、廉江話和賀州本地話中是 Cl-u，僅用來標記其後的名詞是可數名詞，但在開建話中，定語助詞並不是 Cl-u，它僅是起切分功能的一個功能性成分，另外，它還要求被切分的名詞不能表示個體意義。通過對三種粵方言中的修飾語與名詞短語搭配情況的考察，我們不僅對定語助詞的性質進行了探討，同時，對定語助詞與量詞、光桿名詞、數詞、指示代詞等名詞短語內部成分之間的關係及相互作用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

<sup>12</sup> 注意廉江話和開建話的量名短語之前只允許出現人稱代詞和有明確方位指示意義的介詞短語，大部分修飾語都不能出現在量名短語之前，因此，此處僅對比香港粵語和賀州本地話。

## 5. 結論

本文主要調查了香港粵語、廉江話、開建話和賀州本地話這四種粵方言，重點考察這四種粵方言名詞短語內部的功能性成分、名詞短語有定性的表達手段以及定語助詞的隱現情況。通過對粵語四種方言的研究，我們發現這些方言中名詞短語裡的功能性成分，它們在形式和分布上既相互關聯又各具特點；在名詞短語的有定性表達方面，這些方言基本介於廣府話和普通話之間，內部並不具有一致性；從修飾語和名詞短語的關係來看，雖然這四種方言的表現較為一致，例如指代短語與各類名詞短語的自由結合、定語助詞與量詞無法共現等，但各方言還是有自己獨特的地方，比如賀州本地話的量名短語可與不帶定語助詞的修飾語自由組合，開建話定語助詞的位置不能超過量詞等。根據對定語助詞隱現情況的觀察，可以發現這些方言中的定語助詞的語法地位也並不同，開建話的定語助詞與其他三種方言的性質完全不同，同時，通過對修飾語與名詞短語組合的情況，我們得以窺探定語助詞與名詞短語內部其他成分間的相互制約和相互作用。

雖然以往學者們對廣府片粵語（尤其是香港粵語）進行過細緻觀察和深入研究，但對粵方言其他片區的方言了解還相對較少。本文希望通過對粵方言中幾個方言點的名詞短語的觀察，對粵方言內部名詞短語的共性和差異做個大致的歸納，希望對粵方言名詞短語的語法表現有一個大致的了解，雖然這遠不能展示粵方言名詞短語的全貌。另外，希望通過本文的觀察和討論，進一步引起大家對粵方言名詞短語的興趣，並對其中涉及到的許多理論問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 引用文獻

- Arsenijevic, Boban, & Joanna Ut-Seong Sio. 2007. Talking about classifiers, the Cantonese *ge* is a curious one. Paper presented at WSM, Leiden University.
- Arsenijevic, Boban, & Joanna Ut-Seong Sio. 2008. The Cantonese *ge*.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Research Forum (ARF) 2008.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Arsenijevic, Boban, & Joanna Ut-Seong Sio. 2009. Mediating merge: evidence from the Cantonese *ge*. Paper presented at GLOW in Asia VII, February 24–27, 2009. Hyderabad: The English and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 Borer, Hagit. 2005. *Structuring Sense*, Vol. 1: *In Name Only*.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ng, Lisa L.-S. 1986. *De* in Mandarin. *Canad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1.4:313–326.
- Cheng, Lisa L.-S. 1998. Marking modification in Cantonese and Mandarin. Invited talk at SOAS, London.

- Cheng, Lisa L.-S., & Rint Sybesma. 1999. Bare and not-so-bare nouns and the structure of NP. *Linguistic Inquiry* 30.4:509–542.
- Cheng, Lisa L.-S., & Rint Sybesma. 2005. Classifiers in four varieties of Chines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Syntax*, ed. by Guglielmo Cinque & Richard S. Kayne, 259–292.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g, Lisa L.-S., & Rint Sybesma. 2009. *De* 的 as an underspecified classifier: first explorations.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39:123–156.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Chierchia, Gennaro. 1998. Reference to kinds across language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6.4:339–405.
- den Dikken, Marcel, & Pornsiri Singhapreecha. 2004. Complex noun phrases and linkers. *Syntax* 7.1:1–54.
- Fung, Roxana S.-Y. 2000. *Final Particles in Standard Cantonese: Semantic Extension and Pragmatic Inference*.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Huang, C.-T. James, Yen-Hui Audrey Li, & Yafei Li.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 Yen-Hui Audrey. 1999. Plurality in a classifier languag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8.1:75–99.
- Li, Charles, N., & Sandra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u, Bingfu (陸丙甫). 2007. “De” de fenbu ji qi jiben gongneng he paisheng gongneng: cong miaoxiexing dao qubixing zai dao zhichengxing 「的」的分布及其基本功能和派生功能：從描寫性到區別性再到指稱性 [The distribution of “de” and its basic functions and derived functions: from descriptivity to distinctivity and referentiality]. *Hanyu Cihui, Yufa, Yuyin de Xianghu Guanlian 漢語詞彙・句法・語音的相互關聯 [Interface in Chinese: Morphology, Syntax and Phonetics]*, ed. by Jie Xu & Qi Zhong, 294–329.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1980. *Xiandai Hanyu Babai Ci 現代漢語八百詞 [Eight Hundred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Rubin, Edward. 2003. The structure of modifiers. Manuscript.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 Simpson, Andrew. 2002. On the status of modifying DE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DP. *On the Formal Way to Chinese Languages*, ed. by Sze-Wing Tang & Chen-Sheng Luther Liu, 74–101. Stanford: CSLI.
- Sio, Joanna Ut-Seong. 2006. *Modification and Reference in the Chinese Nominal*.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Sio, Joanna Ut-Seong. 2011. The Cantonese *ge3*. *Nominalization in Asian Languages: Diachronic and Typological Perspectives*, ed. by Foong Ha Yap, Karen Grunow-Härsta & Janick Wrona, 125–146.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Sybesma, Rint. 2007. Beifang fangyan he Yueyu zhong mingci de keshu biaoji 北方方言和粵語中名詞的可數標記 [Markers of countability on the noun in Mandarin and Cantonese].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35:234–245.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Sybesma, Rint. 2008. Classifiers, number and countability. Manuscript.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 Tang, Sze-Wing. 1999. Some speculations about the syntax of noun phrases. *UCI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5:135–154.
- Zhang, Qingwen, & Sze-Wing Tang. 2010. CI-NP phrases in five Chinese dialec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2<sup>nd</sup>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CCL-22) and the 18<sup>th</su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IACL-18), May 20–22, 201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 Zhu, Dexi (朱德熙). 1982. *Yufa Jiangyi* 語法講義 [Lectures on Grammar].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Received 1 July 2013; revised 9 January 2014; accepted 22 January 2014]

Qingwen Zhang (corresponding author)  
The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CLAL)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420, China  
zhangqw@gdufs.edu.cn

Sze-Wing T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swtang@cuhk.edu.hk

##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 Study of Nominals in Yue Dialects

Qingwen Zhang<sup>1</sup> and Sze-Wing Tang<sup>2</sup>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sup>1</sup>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sup>2</sup>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nominal phrases in four Yue dialects, including Hong Kong Cantonese (Guangfu group), Lianjiang dialect (Gaoyang group), Kaijian dialect (Goulou group) and Hezhou local dialect (Goulou dialect). The investigation concerns mainly the following issues: (i) the grammatical form and syntactic distribution of the functional categories in nominal phrases, such as the general classifier, collective marker, plural classifier and modification marker; (ii) the encoding of definiteness; (iii) the occurrence of the modification marker and its grammatical property. Despite the similarities of nominal phrases in the four dialects, some differences are observed, to name but a few, the complicated form of the functional categories in Kaijian and Hezhou, the encoding of definite nominal phrases in Lianjiang and the different grammatical property of the modification marker in Kaijian.

Key words: nominal phrase, definiteness, classifier noun phrase, modification marker